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統 治 者

(四 十)

哈 爾 濱 代 著  
社 衡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統 治 者

(四十)

哈 杜  
代 衡  
著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 第二景

沙爾羅瓦，拿破侖的司令部

就在那同一天的夜半，拿破侖和衣的躺在一張牀上。他是在跟他的參謀部長蘇爾商量着事情，蘇爾是坐在他近邊；他向他的祕書口述着關於明天的行動的命令。這些命令是發給凱勒曼，德魯奧，拉波，什拉爾和其他的將軍們的。蘇爾走出去，要將這些命令發給他們了。祕書又重新讀着各種報告。不久之後，有人傳報着奈伊將軍求見。從外邊的扶梯上傳來了他在踏上樓來的聲音；隨後，他便走了進來。

拿破侖

啊，奈伊，你怎麼又回來了？你究竟已經佔領了

那個非常重要的交叉路口沒有？——你究竟已經在加特爾·勃拉防衛得妥當了沒有？

奈伊

還沒有呢。

因為，陛下，我正在開過去的時候聽到了礮聲，心裏害怕也許普魯士兵正在這裏襲擊着您，所以就停止了。正在這時候，——

拿破侖

我是這樣交代的：

我們無論怎麼樣都要想法子使得惠靈登和

勃呂歇爾這兩個人沒有集合在一起的可能。

因爲英吉利的軍隊一定是從布魯塞爾來的，普魯士的軍隊卻一定要取道於納摩爾，所以加特爾·勃拉就成爲他們的必然的集合地點：你不把這地方拿在手裏，可怎麼能對付得了？

奈伊

陛下，我剛要把理由說出來，您就把我打斷了。——我又聽到一陣陣密接的鎗聲，還模糊的看到一行行的兵士，我就疑心一定是正在集合的英吉利的軍隊，一定是惠靈登所帶領的全部軍隊的前鋒。因此純粹是爲着謹慎一點起見，我就把巴歇呂的分隊先留下在弗拉斯奈斯，自己急忙的趕回來報告您知道。

拿破侖

奈伊呀，奈伊！

我真有點疑心你已經不是從前那個奈伊了：你從前是多麼勇敢的，現在卻變得這麼懦弱！我有健全的根據可以斷定，那一些使你這樣驚惶着的軍隊，不過是荷蘭的一些零星隊伍；因為，我有一些很好的細作派出在布魯塞爾，他們都向我報告說，英吉利兵是至今還沒有動一動，他們是正在那城裏作着通夜的享樂。

奈伊（憤憤的）

請您要先給我一個最後的良好機會，然後您纔能放膽的說這樣的話！

拿破侖

機會你就會有的……

不過現在——現在暫時不談吧。我心裏還有其它各種的不安。我剛纔得到個叫人心慌的消息，說是布爾蒙已經帶着他的整個部隊向敵人方面投降了。

奈伊

隨他去吧，我們總有法子補救的。

拿破侖

並不是這件事有什麼大要緊，不過這種預兆，卻總是不好……對我的感情和尊敬是在淡下去；不過我總要補救。我們還有着很好的機會呢。

你必需要馬上就趕快的回到加特爾·勃拉去，

凱勒曼的胸甲兵很快的就會到那裏來，跟你

一起努力把英吉利的軍隊趕回到布魯塞爾。

我現在要開到弗勒呂斯和里尼那一帶去了。

祇要勃呂歇爾的軍隊馬上就退卻，而惠靈登

又居然會在布魯塞爾再繼續的打一天瞌睡，

那麼我就可以毫不費力的把那都城佔領了！

朋友，你到樓下去，會看到有一份晚餐準備着，

你先拿它填一填肚子，吃完了，馬上就出發吧。

過去的這幾天，我們的運氣也着實不能算壞；

我們已經神不知鬼不覺的來到兩位首領的

身邊，使他們不得不隔離着來向我們應戰了。



現在，還有兩小時可以休息。——我的同伴，再見吧，  
到明天我們就又会碰頭的！

奈伊

陛下，明天再見了！

〔奈伊退場。〕

拿破侖睡熟了，那祕書等待着，等待他醒過來再繼續口述。傳令官布西走到了門邊。

布西

從巴黎送來的信件。（交着信件。）

祕書

等他自己醒過來之後，

然後再拿這些信件給他看吧。他剛纔已經

連續十八小時的騎着馬；他身體也比不上從前了。——巴黎有許多消息嗎？

布西

我所能知道的，

卻並不是這些消息。剛纔那個驛使對我說，他這一次並沒有從維也納帶來了皇后的信件給他，她是不像從前似的寫信給他了。

祕書

而且以後也永遠不會再寫的！據我看起來，那鳥兒一丟掉了它的窠，就永遠不再要了。

布西

在巴黎，他們所能得到的她那宮裏的消息，

都是從那邊的偵探傳來的。其中有一個人曾經傳着這樣的謠言：他說約翰大公爵在要出來跟我們打仗之前向她告別的時候是這樣對她說：『我可憐的路易絲：我很替你憂愁呢；這一次出去，我是希望他就此失敗，或是給打死，或是斷了項頸，這對於你，也像對我們一樣有好處。』

拿破侖（醒過來）

這個「他」字指的是我嗎？

布西（吃了一驚）

陛下，正是指您。

拿破侖（嚴厲的）

那麼，皇后可怎麼樣回答呢？

布西

陛下，那個消息說是她並沒有回答什麼話。

拿破侖

是不是那個被他們所任命爲她的掌管的  
奈泊格伯爵在去年春天正葬了他的妻子？

布西

陛下，是的。

拿破侖

哼……現在你且走開，別再留在這兒。

〔布西退場。〕

那祕書把許多信一封封高聲的讀着。他已經讀到最後的一封信；他開始讀着；讀到一句話，卻

突然的停止了。

不要緊，你念下去好了。大概又是什麼恐嚇，或是什麼瘋狂的預言嗎？下面是誰的簽名？

祕書

這一封信件下面簽的名字卻是「恩勤公爵」（註一）

拿破侖（驚跳了起來）

真是笑話！真是惡作劇的事！沒一點道理的！這是最後一封信了嗎？

祕書

陛下，是最後一封了。

拿破侖

現在我要睡了，兩小時之後叫他們叫醒我。

祕書

陛下，我就去關照他們。

〔祕書走了開去。〕

蠟燭是拿掉了，祇把一枝剩下在那個地方，拿破命努力着想要使自己鎮定下來。

譏刺之精靈

既然有人用恩勤公爵的名義來提醒了他，我再來跟他開一次小小的玩笑，也不會對他有什麼害處的。年輕的憐憫之精靈呀，這樣來一下你以為好不好？

憐憫之精靈

如果年歲之精靈的話是靠得住的，那麼這舉動又有什麼道理。不過我不願意多說，也不來阻制！

這時候，拿破侖是躺在那裏，有一幅幻象在他眼前經過，這幻象是包含着千百副的枯骨和屍骸，腐爛的程度各個不等。它們都是從各個戰場上爬起來的，滿身血肉模糊，都向他責難似的望着。在這一大羣之中，他還認出了許多被殺死了的，他的親密的軍官們。在前面指揮着這一

大羣怨鬼的，便是恩勤公爵。

拿破侖（在睡夢中說着話）

爲什麼現在倒要來向我提出這種責問了？

如果我的行動都是被那個毫無憐憫心的

命運之神所統治着，那爲什麼怪我自己呢？

他混身流着汗的竄了起來，把最後一枝燭火也吹熄了。全場便被黑暗的帷幕所包裹着。

（註一）恩勤公爵是布爾朋一皇族，在這以前的一八〇四年就已經被拿破侖所判處死刑。

## 第四景

一間臨視着布魯塞爾的一條大街的房間

六月的太陽正在升起來的時候；光線勉強穿過了窗上的帷幕，射到了屋子裏。在屋子深處的左方有一張掛着帳頂的牀。「勃萊登營地」或「我所剩下在後面的姑娘」之曲的急速的音節由外邊的簫鼓吹奏着，聲音尖銳的傳到這屋子裏面來。有一位年輕的女子，穿着一身晚服，顯然的是在那裏等待着這聲音，現在聽到這聲音響着，便像一隻兔子從窠穴裏竄出來似的從牀上跳了起來，走過去把窗上的帷幕拉掉，把窗打開了。

一行行的不列顛的軍隊正從公園向南面開過去，從納摩爾門出了城。在這條街上的其它的屋子上的窗也都格格的打開了，所有的窗上都有看熱鬧的人擠滿着。



有人在房門上輕輕的叩着。一位比較年長一點的女子走了進來，向那第一女子身邊走去。

年輕的女子（轉過身）

啊，媽媽——我簡直沒有聽到你！

年長的女子

剛纔我睡得很熟，打鼓的聲音使我做起奇怪的夢來，後來我醒了，卻發現這些鼓聲倒是真的。我親愛的，這一陣熱鬧的聲音把你也驚醒了吧？

年輕的女子（厭惡的）

我是用不到什麼聲音來把我驚醒的。我一回來之後就根本沒有睡熟過。

年長的女子

這是因為昨天夜裏跳舞會上太興奮了的原故。你的眼皮上也起着黑圈呢。（現在，那簫和鼓的聲音已經近在屋子對面了，使房間裏的空氣都震蕩着。）啊——這一支曲子是「我所剩下在